

建中青年-我的高中回憶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1959) - 五十一年(1962)

零. 前言

不知道為什麼要提筆寫這回憶，只是在這疫情期間，能做的事情實在不多，又有怕“中標”的顧慮，生活在不該做、不能做的氛圍裡，就有更多的時間來想想過去。前幾年我開始寫初中的生活回顧，那是我最快樂的一段求學時光，但我卻寫了五年才告一段落，現在想趁勝追擊，無奈年歲漸長，記憶力和執行力每況愈下，寫了近一年才告一段落，無論如何，這只是我個人對周遭發生的事物，我的認知、感受和記憶，不一定正確，也不一定有用，但我是儘力了。希望能和老一班的同學，一起分享，重拾青春的美好時光。

建中是當時大家一致公認的好學校，能有機會和這麼多品學兼優、出類拔萃的同學一起學習，實在是三生有幸，但三年來過得快樂嗎？只覺得這三年過得飛快，還沒有享受到青春，就已經要畢業了，聯考像一座大山，擺在前面，壓力消磨了所有精力，特別是最後一年，雖然最後是爬了過去，卻也遍體鱗傷，他帶來的後遺症是：你能不能想像這一輩子最常做的噩夢，竟是夢見考試答不出考題的窘境？

一. 金榜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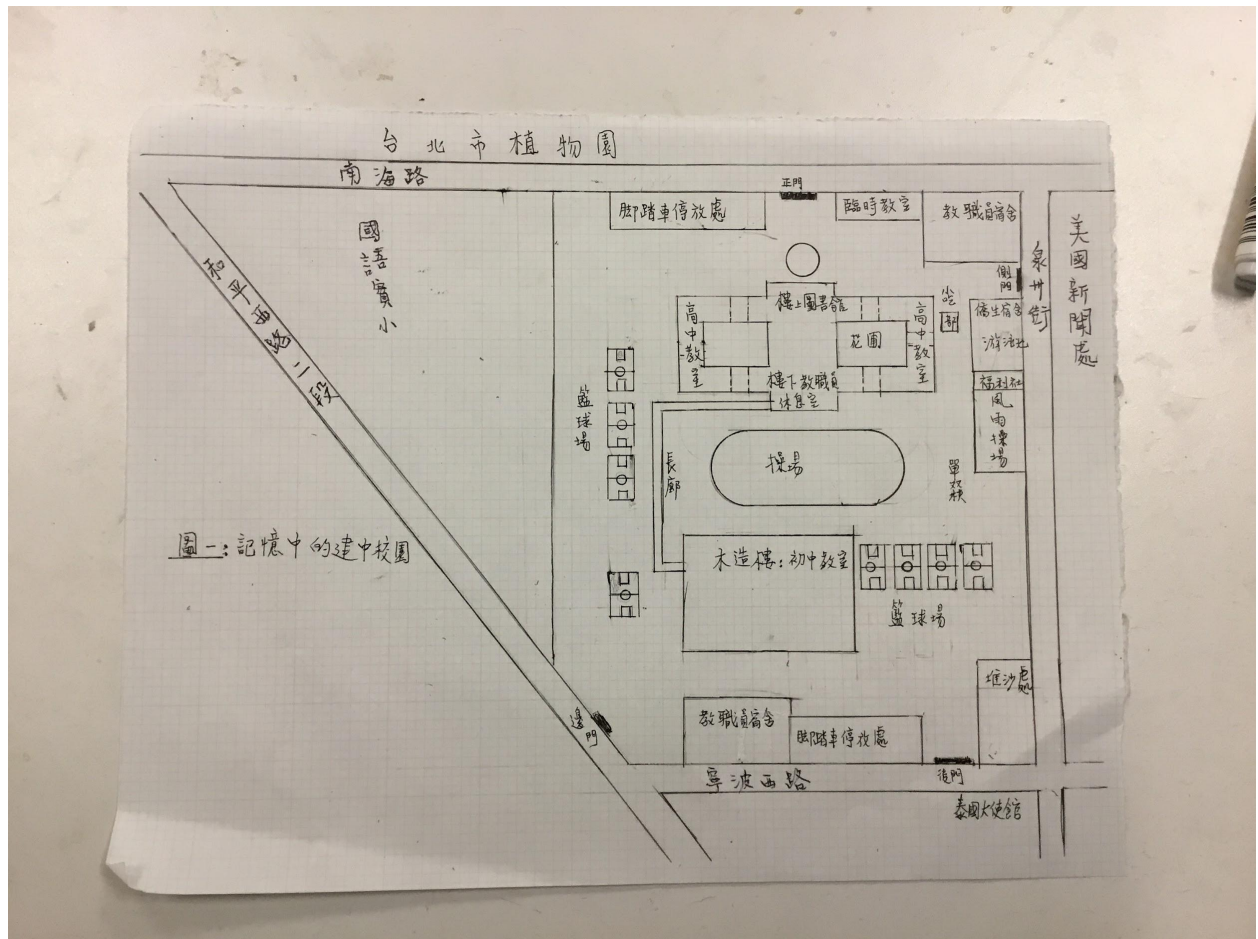
座號： <u>字0805號</u>		(請用正楷將姓名及報考年級填好)				
成 績 通 知 單						
姓 名	成 績					備 註
<u>何振耀</u>	國 文	數 學	英 語 (常識)	社 會 學 科	自 然 學 科	總 分
報 考 年 級						
<u>高中部一年級</u>	<u>75.17</u>	<u>59.5</u>	<u>72</u>	<u>70.5</u>	<u>76</u>	<u>353.17</u>
						<u>95名</u> <u>師附</u> <u>大</u>
錄 取 標 準	注 意 事 項					
<u>240分以上</u>	(一) 考生家長如需要通知成績者請將此通知單外頁姓名住址填好並貼足郵資兩角否則恕不填寫。 (二) 考生家長不得向本會申請調閱考卷。 (三) 考生家長對此成績單若有疑問請於八月四日以前携本成績通知單到原報名地點用書面申請本會複核並繳納複核費每一科一元二科二元餘類推又須繳回信信封一個在該信封面上將收信人姓名住址填好並貼郵資四角逾期或不按規定申請複核者恕不受理(通信申請複核者其日期以郵戳為憑)。 (四) 經複核後如有錯誤由本會按其總分之增減依照錄取及分發標準予以分別更正					

高中聯考的成績單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的那個夏天，我考上了省立建國中學的高中部，而且是以高分考上。主要是因為我在初三下(師大附中的初中部)時，幫助同學考試作弊，而被學校記“留校察看”的處分，再回附中已無興趣，只得努力準備聯考，沒想到考的成績還可以(第九十五名)。生活又開始充滿著信心和活力，過去的錯誤就此一筆勾消，新的學校、師長和同學讓我充滿著希望與期待。

建中對我一點也不默生，除了校園我沒有去過外，我的大哥是建中畢業的，隨後考上臺大外文系，我的二哥唸過建中初中，也考上了師大附中的高中部，我的三哥，那時正在建中讀高三，比我高兩班。建中校園離住家很近，公車十八路，三站就到。(崁頂，泉州街，南海路)從後門走，不要十五分鐘，可以說是方便之極。騎腳踏車上下學，那更是方便。

二. 建中的校園



記憶中的建中校園

建中的校園座落在比較繁榮的地段，佔地不是很大，印象中的樣子如上圖所示，正門在南海路上，是用紅色磚頭蓋的兩層樓的樓房，約成日字型，兩側是高中部的教室，中間的樓上是圖書館，樓下是行政部門和教職員休息室。校園中間的操場，有一個四百公尺的橢圓形跑道，也是學生升降旗集會的地方。

初中部的教室則在操場的另一邊，是用木材做建材的二層老舊樓房，我們叫它木造樓，木造樓和教員休息室中間，有一個遮陽、遮雨的長廊連接。

比較特別的是在靠近泉州街和南海路的校園內，有僑生宿舍，還有一個游泳池，完全是由水泥蓋成的，再過來是獨一無二的室內籃球場，我們叫它風雨

操場，也是水泥舖的地，在風雨操場外面，有幾顆大樹，上面就吊著吊環，樹下有單槓和雙環，體育用品就放在風雨操場的儲藏間裡。

室外籃球場有兩處，一處在長廊和學校圍牆中間，有三個標準籃框高度的球場和一個籃框只有八呎高的球場，另一處在木造樓旁邊，好像只有兩個。腳踏車停放處也有兩個，一個在南海路進正門的旁邊，另一個在寧波西街進後門的旁邊。

三. 校園附近

建中是座落在四條馬路中間：南海路，泉州街，寧波西街和和平西路二段。在南海路的另一邊是南海學園，裡面佔地最大的是台北市立植物園，有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池，旁邊是中央圖書館和模仿天壇造型的歷史博物館，中國式的建築，古色古香，還有科學館。在南海路和泉州街的交口處，是台北市市議會的舊址，在高二那年，變成了美國新聞處。在南海路和和平西路二段處是國語實小，在南邊的寧波西街上有泰國駐華大使館。和附中不一樣的是，建中四週沒有稻田，只有已經蓋滿了的房子，是人文薈集的好地方。

四. 新生訓練

報到的第一天，知道被分到第一班，我開始以為我一定是考試成績優異，被分到第一班，後來才知道第一班是普通班，真正是學校重點培育的班別是第四、第八和第十班。第四班的學生都是初中部直升上來的，八班和十班大部分是直升上來和聯考名列前矛的，這些天之驕子，後來很多在三年後、都保送進入台大。那年是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就取四、十、八、三班。前一屆取四、十、七、三班，後一屆取四、十、九、三班，再下一屆就記不住是怎麼取的？建中沒有大禮堂，新生訓練是在風雨操場舉行的，所謂風雨操場其實就是一個室內籃球場，除了免太陽曬，免淋雨之外，不比室外球場好，同樣也是水泥舖的地，但坑坑疤疤，顯得老舊，平時並不對學生開放。新生訓練的時候，就擺上椅子和講台，勉強稱得上是禮堂。

所謂訓練、無非是介紹師長，像校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體育主任，教官等，校長賀翔新先生，身材不高，偏瘦小型，講話略帶鄉音，是教育界的精英人士，和北一女的江學珠校長雙雙齊名。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軍訓教官歐陽斌先生，因為上了高中，他就直接管到我們了，聽他講話，好像反攻大陸就靠我們了。還有介紹學校的歷史和學唱校歌，同時介紹學校的環境和上、下學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學校的規定和獎懲辦法。

五. 建中精神

體育主任一再強調建中精神、就是橄欖球的精神：平時努力訓練，比賽時拚命力搏，最後保持不敗的成績！那時建中高中組的橄欖球隊、在舉辦過的比賽中，從來沒有敗過，學校也以此為絕對驕傲。建中橄欖球隊是穿黑色短衫和黑色短褲，又叫做黑衫軍。只是一直到新生訓練的那天之前，我都還沒有看見過橄欖球。

六. 學號是80009

交了學費，領了學生証，知道我的學號是80009，8 是代表在民國四十八年入學，同年入學的同學，先以班級排列，第一班最先，再以姓名筆畫排次序，排到頭號 80001 的是王兆復，二號的是方平輝，三號是方津，江鎮平，杜征雄，李玉如，李清元，李宏志.....一直排到謝斌堯。

進了教室，級任導師就要大家按高矮，排隊入座，說也湊巧，我又排到九號，和初中時的次序一樣，顯然還沒有發育。

七. 新同學們

我們班上一共有五十多位同學，大部分是從建中初中部考上來的，少部分從其他學校考進來的，所以很多他們彼此都是相識，比較特別的有從花蓮來的阿美族少年湯福乾，有從屏東客家庄來的客家子弟鍾弘治，有蒙古血統的蒙藏同胞德偉麟，有從寮國回來唸書的僑生梁永順，有父親在國外當外交官，返台服務的董國光，也有右耳垂戴著一個小金耳環的穆椿榮，和看起來少年白髮的謝斌堯。林林總總，算是開了眼界。

外省藉和本省藉的同學大概也是一半一半，和附中比起來，本省同學就活潑多了，最大的差別是：他們彼此交流也是多用國語。比較特別的是太多的同學名字都有“雄”字，超過比例原則，像杜征雄、高武雄、周富雄、林勝雄、徐正雄、許和雄、蔡俊雄等群雄畢出。建中的前身叫台北一中，在全省的聲譽就是成績一流，全省的精英都在這匯集，所以各方神聖都有可能遇到。

八. 窗外花芬芳



我們一班的教室在面對升旗臺的右邊，在紅樓樓下，是單獨的一間教室，和二班的教室，隔著一個通往去操場的圓拱廊，教室有階梯上下。才開學沒多久，我就發現了在教職員辦公室旁邊，種了很多花和盆栽，每天早晚都有工友在照顧，種/擺的整整齊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燈籠花(hibiscus)，它有著鮮紅的花瓣和黃色的花蕊，還有很多種不同顏色的茶花，非常漂亮和醒目，大理花的大大的花朵，也是我喜歡的一種。我去問過工友要怎麼種，他們好心地剪了一個枝給我，說回家埋在土裡、澆澆水就可以了，那有這麼簡單的事？試了兩次都成了枯枝、無疾而終了。

這片盆栽花園、是全校園最賞心悅目的地方，台灣是寶島，一年四季如春，鳥語花香，能有這片淨土在校園裡，真是十分難得。

九. 拔河比賽

高一上第一個遇到的班際活動就是拔河比賽，比賽的地點是籃框的較矮的籃球場，在靠近和平西路的邊門那裡。比賽時間都在下完課後，每班派出二十位同學，以三戰兩勝取得晉級，比賽取單循環制，輸一場就完了，因為輸不起，只得全力以赴。我因為個子小，體重輕，沒能上場，只能站在旁邊，搖旗吶喊，為同班同學加油和親自上陣沒有差別，同樣興奮。由於大家求勝心切，又旗鼓相當，一場下來也要十幾分鐘，三場下來天色就漸漸暗了。我們贏了第一場後，就有同學觀察到，選靠近木造樓的隊，贏的機會很大，雖然第二場是易邊再戰，但第三場又回到第一場，觀察幾天後終於發現到，籃球場不是平的，而是傾斜一個小角度，以便下雨時排水，而靠木造樓的球場確實比較低些，給了拔河隊比較低的重心，這細微的差別，居然在實力相近的比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這小小的發現，讓我們班僥倖拿到第一名。建中的同學真是高手如雲，印象深刻。

十. 選舉模範生

剛開始可能是個好主意，就是由各年級推出一位模範生，品學兼優代表這個年級，實際上怎麼推出來，確實有很多困難。校方規定先由各班選出自己班上的模範生，然後在這些模範生中，再由大家投票選一個出來代表年級，我們一班選出的模範生是方平輝，再熟悉不過，別班選出來的，一個都不認得，校方有安排每個模範生，到各班演講拉票，短短的介紹自己，為什麼你的品學兼優，比我們班上的更品學兼優？比什麼？而且模範生都不善於表達自己，也沒有什麼功績（例如奧數等）可言，效果不是很好。

倒是私底下有同學想到了一招：選票交換。操作的方法是幾個班聯合起來，票投給某個模範生，某個模範生是由這幾個班的模範生，抽籤決定，就這樣我們一班和四班達成協議，我們的票都投給四班的模範生，因為他抽到了籤。最後果如所預期，四班的模範生以最多票當選。（其他班都沒有加入選票交換）建中同學的歪點子也不容小覷，好在經過這次後，選模範生的活動就不再舉行了。

十一. 狂風沙

建中的操場是寸草不生，全是泥土，下過雨就泥濘不堪，幾天不下雨就乾黃一片，大風一刮，就成了狂風沙，教室裡課桌椅，經常是蓋著一層薄薄的灰塵。不曉得是誰的主意，校方決定在操場的泥土上，鋪上一層比較重的黃色沙粒，大風吹起時，就不會再吹起塵土了。於是不久就看到很多運沙車，把金

黃色的沙子，運了進來，又看到來了四個退伍老兵，把沙子舖在操場上，又看到他們在烈日下，流著汗水、拖著很大的金屬滾桶，把沙子壓在泥土上。做完以後，才知道刮小風時，確實有效，但風一大，吹起來的是沙粒了！更慘的是鞋底永遠沾滿了沙子，清掃教室時都是沙土，稍有不慎就很容易滑倒。更慘的是籃球場上幾乎沒有辦法跑，想打球得先把球場上的沙掃掉！過一下沙子又回來了，又得再掃，苦不堪言。

不記得這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大概是自然減少了吧，我記得剩下的沙子堆在後門、靠寧波西街的一個角落裡，有一陣子，我還去那裡擲標鎗玩。

十二. 中午休息時間

好動愛玩是年輕人的特點，建中學生也沒例外，一到中午休息時間，操場上總是很多人，比較特別的是可以看到，橄欖球隊員在場邊練習踢球，橄欖球不是圓的，彈跳起來古里古怪，要抓住它也要一番功夫和訓練，他們一腳可以踢到三、四十公尺，有什麼用我還不知道。

比較多的是在踢足球，足球比賽通常是一組兩隊互相廝殺，可是場上經常有十幾組在同時比賽，球場上人和球是滿場飛，球踢出去，中間不是碰到別人、就是被別人攔下踢走了，隊友的吆喝聲此起彼落，十分熱鬧，大家都玩的很開心。更有意思的是，球場沒有正式有框框和網子的球門，兩塊大一點的石塊一擺就是，沒事時守球門員就站在旁邊，球一來趕快站在球門前面，假如有三、四隊，同時球臨門下，就有三、四個守門員，挺身而出，個個守土有責，儼如銅牆鐵壁。

十三. 軍號聲準備升旗

每天升旗典禮前十分鐘，都會有吹號聲提醒同學要準備，吹號角的是位退伍老兵，矮矮壯壯的，但中氣十足，假如我是走路上學，過了萬華到新店的火車軌道（現汀州路），就能聽到號角聲，趕快跑從邊門進去還不會遲到。聽說這位老兵曾吹過衝鋒的號，臉上還留有曾受傷的疤痕。

十四. 班際籃球賽

建中的同學喜歡踢足球的，比喜歡打籃球的多很多，幾乎沒有同學們喻曉的籃球校隊高手，不像我在讀附中時，就有幾個大家都崇拜的校隊明星，像李東、馬立凡等，因此在校際比賽時，建中很少名列前茅，但班際比賽還是有

的。我在附中時，打不上班隊，連後補都沒打上，來到建中，居然可以打上先發，我們班上的中鋒是方津，他是我們班上個子最高的，加上紀平、周富雄、王兆復、林盈亮、王振亨、張哲壽、徐正雄等這些不算是好手的好手，湊成一隊，從沒有贏過一場比賽。（徐正雄提起阿穆也是好手，只能怪阿穆沒有傳球給我？）

後來學校又想了一個辦法來提高同學的參與興趣，就是比賽分四節，每節由五個人上場，每個人只能打一節，一場比賽就要二十個人，沒有練習、教練，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參加比賽，連站那裡都搞不清楚，哨聲一響，趣味十足，失誤百出，熱鬧有餘，一節能投進兩球就算很好了，不過大家都覺得好玩！可惜第二年就沒有再辦了。

十五. 打球打掉門牙

上高中的第一個元旦，雖然是冬天，但天氣很好，我就和同學周富雄，約好去打籃球，我們就到離他家不遠的xx英專，和別人一起烏籃、鬥牛，在一場雙人戰的時候，對方來一個旱地拔蔥，我在他背後防守，冷不防地他的頭就撞上了我的門牙，半顆牙齒就嵌在他腦殼上面，另一顆跌落在地，嘴唇被牙醫撞破，鮮血滴滴流下，一下子就嚇傻了，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周富雄算比較冷靜，先在場邊幫我止血，然後帶我去找牙醫，這一帶他比較熟，元旦日還是找得到開診的診所，牙醫說把斷了的半顆拔掉就可以了，這是我這生做的最壞的決定，也是做了影響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決定！導致以後牙齒成了我的“寡人之疾”，順便提一下，拔牙的費用還是周富雄幫我出的。

回到家裡，母親看到我的樣子，火冒三丈，出那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回家商量？我還以為我處理得不錯，只是回到平常看我的官大夫哪裡做假牙時，才知道牙齒掉了可以放回去，斷了可以接回來，不須要拔掉，無知真是害死人。順便一提的是我的橋牌入門，還是周富雄點播的，在去陽明山的路上，我們邊走邊玩，從教我算點數開始，年輕人記憶力好，一學就可以上手，大家水平差沒太多，其樂融融。

十六. 全體同學的運動會

高二的那年，學校在校慶日，十二月六日，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運動會：規定每個比賽項目，每班都鼓勵派人參加，參與項目最多的將獲得精最佳神獎。這一天，做為建中分校的中和分部，也會到校本部參加，跑道旁搭起了很多帳篷，十分熱鬧。跑、跳、擲的項目，找到人來參加比賽還容易，因為參加

不一定要得名次，只有撐竿跳高不是大家熟悉的項目，要找人出來是有困難度的，同年的八班，他們的級任老師惠懷慶，是體育老師，志在提高同學對體育的注意，並贏得最佳精神獎，不但派一個、而且還派了兩個參加。那個瘦瘦高高（後來才知道他叫張彬彬，幾年後變成我在台大電機系同學）的還好，起跳兩公尺，他都從沒能從子上躍過，另一個稍矮壯壯（後來才知道他叫王禹治，幾年後也成了我在台大電機系同學）的就不大一樣了，他孔武有力，持竿衝刺，稍微跳起，但沒有鬆手竿子，連人帶竿橫掃出去，險象環生，差點撞翻旁邊的帳篷，嚇得老師趕緊喊停，挪出更多的空間後，比賽繼續。順便一提的是，八班果然贏得最佳精神獎。

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撐竿跳高比賽，平時我只在村子裡玩玩，估計只有跳過二公尺的實力，但是有模有樣，這次居然跳過二公尺二十，拿到第二名。第一名的是高三的鄭富雄，躍過三公尺，姿勢標準優美，後來在台大又敗給他好幾次。

十七. 高武雄的八百公尺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八百公尺競跑，班上有高武雄參加，高武雄身高中等，腿長是特點，有中距離賽跑的身材，比賽前我們一起練習，他的耐力和速度都還不錯，反而是我在跑完一圈四百公尺，就跟不上了，所以對他特別寄予厚望。預賽時取二十五名，他順利進入決賽，到了比賽的時候，鎗聲一響，只看他第一圈時、一馬當先，遙遙領先對手二、三十公尺，心想完了，怎麼忘了要保存體力，作最後衝刺？果然到了第二圈就顯得沒了腳力，被其他選手一一超過，最後終於沒能取得名次，大家都很為他可惜。

每學期開學選舉班長、股長的時候，他都被選上幹事，一直連任了兩年，也算難能可貴。

十八. 參加台北市中學運動會

高三上的時候，體育老師問我要不要代表建中，參加台北市中學運動會的撐竿跳高項目？雖然大專聯考就在眼前，我還是答應了。我去年是全校第二名，可是第一名已經畢業了，我就自動升為第一名。我要老師教我正確的方法，他只能告訴我，每天下完課，到體育處拿著竿子，練習持竿和插竿的動作，現在想想他自己也是沒有經驗的。

兩個星期後，就正式登場，我自己都沒有想過，我會進步這麼多，這次我以二公尺六十的成績，拿到第二名。取得第一名的是附中的王迪克，他也是我空軍子弟小學的同學，世界實在很小！

我參加運動會的事，一直沒有讓家人知道，因為我擔心，他們會因為我不專心準備聯考而不高興，第二天媽媽還是看到了報紙，才問我：死囡仔，這個是不是你？你本事還蠻大的呢！

星期一的週會，校長表揚運動會表現優異的同學，特別提到我為學校爭取到寶貴的五分（第二名得五個積分），獎賞茶葉一罐，趕緊呈貢媽媽，以熄天怒。

十九. 課餘活動

很快地，我就接觸到了橋牌和圍棋，因為課餘時間不多，圍棋只學到了皮毛，啟蒙同學應該是邵德文，他很有耐心地教我們圍地輸贏的基本概念，什麼是兩眼活，什麼是死，叫吃一定要喊出來，也是下棋最快樂的一刻，至於什麼是高目、低目、長、跳、連、夾等手段，對於習慣下象棋的我，確實適應有困難，特別是棋子只有黑白，沒有將帥，下了就不能再動，再無理不過。至於佈局之類的，他就和教生理衛生老師一樣，說以後自己慢慢看了就會懂了。定石等猶如天書，只記得星（心）之定石這句。

倒是橋牌比較簡單、一學就會，每天跟著鄭和雄，徐正雄，高昭義，陳永宗，周富雄等先進，學著算點數，叫牌，叫成合約，攻牌、出牌、偷牌，玩得不亦樂乎，中午休息時間可以大玩，下課休息的十分鐘也可以小玩，記得第一次大夥去陽明山郊遊，在路上湊成四個人，就可以邊走邊玩，其樂融融。可惜這門技藝，憑苦幹實幹，也只能停留在玩玩階段，沒能得良師指點，更上一層樓，有點可惜。

學校也有舉辦象棋和圍棋的比賽，我自以為從小六歲就會下象棋，實力應該不錯，特別是有看街邊賭棋的經驗，對於“紅先勝”的殘局，略有研究，於是充滿信心報名參加，每想到第一盤就被幹了下來，對手怪招連連，招架不住，對於建中同學的臥虎藏龍，更是敬畏有加。

二十. 到處玩

每到週末，就會有同學提議去外面玩，玩是我最喜歡的活動，沒有想到建中的同學，比附中的同學更會有組織的玩。記得開學沒多久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就由高昭義吆喝著去碧潭玩，鄭和雄、陳永宗和徐正雄隨便策劃了一下，一夥人騎著腳踏車就往新店殺去，高昭義的家境比較寬裕，在新店有一幢房子

，當作別墅。大夥到了那，就換上泳褲，再走到吊橋，租了一條船，痛快地嬉戲起來。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都不須要煩惱這些花費，包括一些零食在內。高昭義反應快，比較有組織和領導人的特質，點子由他出，徐正雄嗓門比較大，執行力也不錯，鄭和雄人緣最好，是個大帥哥，大家都喜歡他，這個組合真的給同學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





那年冬天，大夥殺到陽明山，從前山進去，後山下來，走到一半，忽然起了山霧，伸手不見五指，只聽到遠處傳來高昭義的聲音，要大家就地坐下，等山霧過去，因為能見度太低，大夥已成單兵散勇，動彈不得，過了一個多鐘頭，才慢慢重見天日，這時已不成隊伍，首尾難相接，只得各自為陣，說也巧妙，每當遇過分叉路口時，都會有看得懂的童子軍用的標示，指點方向，果然在一個多小時後，大家都到了山腳下集合，一個不少！對於這些同學的經驗，急智和方向感，真是暗暗稱奇，高手在建中，佩服不已。

回程路上，大家又決定經士林走到台北火車站，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遠，只要大家一起走，蠻有意思的，就這樣在途中，第一次聞到硫磺的溫泉味，到了山仔后，看到了台北的華燈初上，到了芝山岩，摸黑看到了大岩石的背影。住在土林的同學：高武雄和劉文傑堅持要大家到他們家看看，熱情可感，最後在劉文傑家吃完扁食麵後，再努力走到台北火車站，到了家已是九點，躺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從七星山走到台北，經過士林

二十一. 到林賢忠家看橘林

有一次大概是十二月左右，大夥又到陽明山玩，這次住在山仔后的林賢忠邀請大家順道去他家玩，他家在仰德大道和山仔后附近的义路上去，在义路上走個大約十分鐘，是個很樸實的農家，兩排磚屋的後面是一大片橘子園，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橘子樹，新奇興奮不已，樹只比人高一些，上面掛著一些剛剛變黃的橘子，大多數還是綠色的（說不定是碰柑），想不到有人比我還興奮，像徐正雄，鄭和雄等早已抵擋不住橘子的誘惑，自己招待自己起來，所到之處，橘色變綠。

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家的用水，是從山上引溪水，用一根根竹子接力過來，溪水清澈乾淨。林賢忠每天上學，要走路、乘公路局車，再轉市公共汽車，真不容易。

橘子樹給了我很深的好感，以後我搬到美國亞利桑納州工作後，我都會在院子裡種幾顆橘子樹，雖然品種不一樣，但黃橙橙的橘子，都會讓我想起年少時，在林賢忠家，秋風掃橘的一幕。

二十二. 看大海

提到林賢忠，就想到那一次，大夥一起去淡水海水浴場玩，因為身體的關係，我是不能把耳朵浸在水裡，所以我是旱鴨子，沒想到山上來的林賢忠也是隻旱鴨子。

生平第一次看到海，層層的海浪和一望無際的台灣海峽，著實令人興奮，其他的同學早就換上泳褲，玩浪去了，剩下我和林賢忠在沙灘上、替他們看守衣服和手錶，那個時候手錶算是值得的家當，看守著也得小心奕奕，深怕意外，他就把所有的手錶、一一套在手臂上，還拍了一張照片。

其實那天對我們而言算是蠻辛苦的，炙熱的太陽，雖有遮陽傘，還是擋不住熱氣，加上海邊能做的事、幾乎沒有，手臂上又有很多貴重的手錶，那裡也不敢去，就這樣我們聊了大半天。

大約是七、八年前，我有機會到華府參展，和他聯絡上了，我們約好展覽後見個面，沒想到的是見到他們賢伉儷，林賢忠除了白髮外，還是老樣子，講話的神情動作，五十多年沒變太多，到是他的牽手因保養得法，看起來像他女兒，他保證是原配。他師大畢業服務還沒有期滿，就來到美國，兩個男孩都是醫生，事業有成，他也退休，日子過得逍遙快活。在中餐館裡，我們聊了一個晚上，陳年往事，非常愉快，臨走時，他送給了我一張老照片，就是那天我和他在淡水海邊，替同學看守手錶的照片，他手臂上套滿了錶。這張照片，讓我非常感念！



在淡水浴場

二十三. 三角和幾何

建中的數理是強項，老師和學生都是好手，老師不乏有著作等身之輩，對我們這些小毛頭，簡直崇拜得無以復加，像教我們三角的王景雲老師，除了寫了一本三角教科書，還附帶有一冊子，囊括所有該記得的三角公式，我本事不大，記事還可以，最喜歡死背這些公式，沒想到班上的高手如雲，像方平輝、林德瑞、李青元等，每每下課之餘，在做導公式的事，有時候爭辯的聲音，讓我心驚膽跳，那有這麼厲害的同學？特別是以後的幾何題，他們可以上黑板寫，討論不休，除了大開眼界外，更讓我慢慢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建中高手如雲，還是甸甸比較好。

二十四. 自製賀年卡

做賀年卡，不是在勞作課，而是在美術老師郭明橋的教導下，我是沒有畫畫細胞的人，蘋果可以畫成橘子，貓可以畫成狗。就在高一的那個耶誕節/元旦，他要我們自己做賀年卡片，自由發揮，形式不拘，我到文具店看看有什麼新的想法，西式的聖誕節賀卡上的聖誕樹，白髮老公公，雪景，雪橇，聖誕紅跟我連不上關係，中式的山水畫，炮竹，剪紙，福祿壽等吉祥字又顯得箇舊，於是著手設計正頁是黃綠相間的格子，內頁只寫新年好在右邊，Happy New Year 在左邊，乾淨利落，沒想到郭老師的評語是，卡片沒有一點節慶的喜氣，顏色沒有用對，給了我六十分，從此消滅了我所有的畫畫藝術細胞。本來打算把卡片送給“隔壁班的那個女孩”，也只好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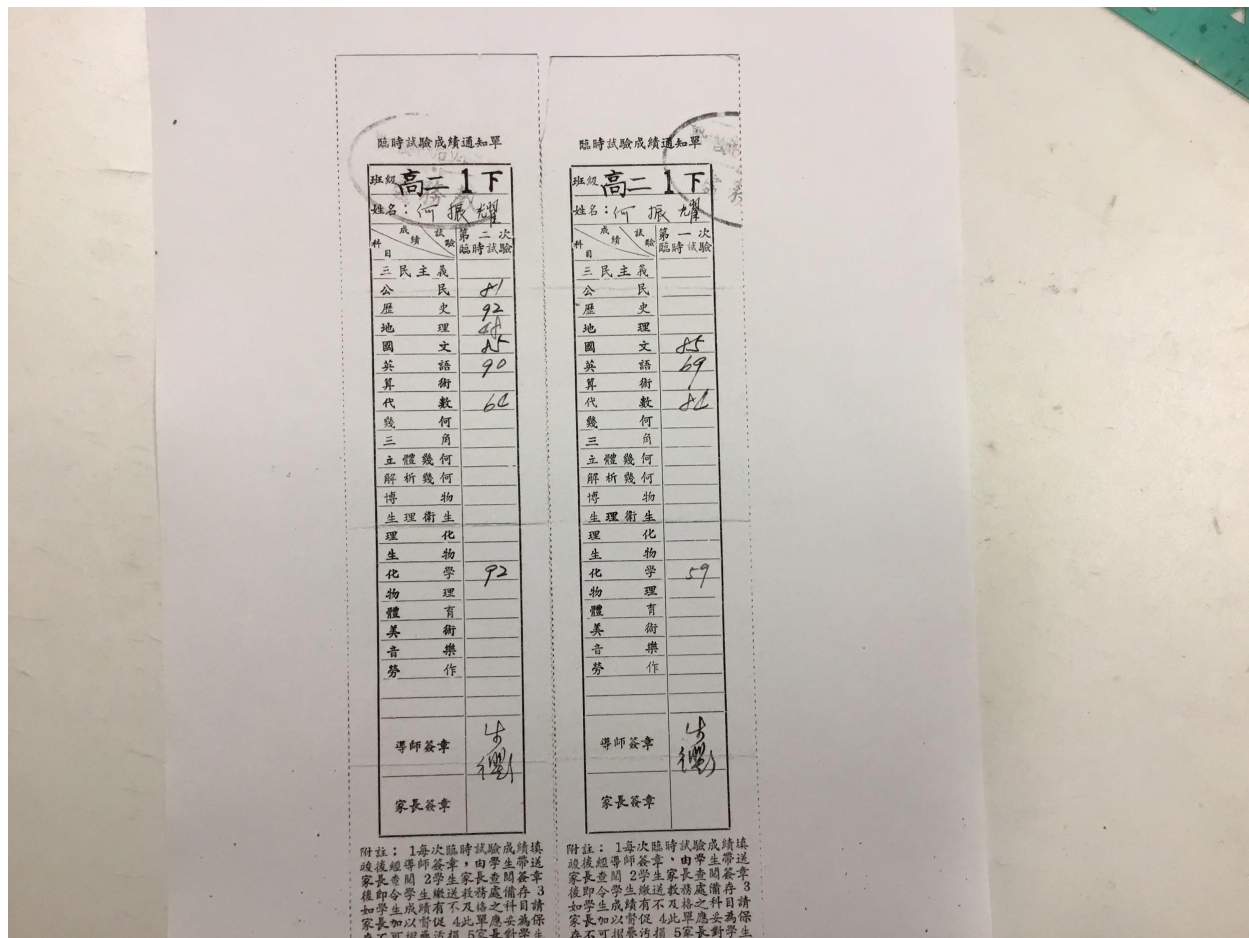
二十五. 補教名師朱世衡老師

教我們化學課的是名師朱世衡先生，所謂名師是他除了在建中教書外，還在剛開始成立的補習班授課，朱老師的口才奇佳，把深奧的化學講得學生自以為都明白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寫完化學反應的平衡式之後，都會習慣性的拍兩下手，口中說出“恰恰”兩字。“恰恰”是一種交際舞，才剛流行，他生動地引用聯上，加強了同學對公式的記憶。

果然是補教名師，考前猜題也是他的絕活，他說重要的化學反應和公式，就像火車站裡的大站，稍微重要的，就像火車站裡的小站，考試題像開火車，大

站必須停幾站，小站也須要停幾站，只要把大小站搞清楚，考化學就不會有問題了！說得同學個個信心滿滿，至於大站、小站在那裡、還得聽他慢慢解說。

第一次小考，沒有搞清楚大站、小站，拿了個紅字，第二次期中考，搞清楚了就拿到九十幾分，他把考卷遞還給我時，低聲問一下：沒有作弊吧？當然沒有，只是猜對了幾個大站而已！



化學成績有大進步

二十六. 解剖青蛙

高一的生物課，是要親手解剖青蛙，一窺青蛙的身體結構，那個時候，過年殺雞都是自家動手，平常看到殺生也是稀鬆平常的事，至於在河邊或池塘裡的青蛙，也經常交手過，但要親手操刀在實驗室裡，活活弄死一集青蛙，倒是件

很難下手的事。好在解剖是幾個人一組，在乙醚的幫助下，總有一兩個膽大的英雄，把實驗做完。但實驗室的血腥氣味和青蛙心臟跳動的那一幕，讓我對做生物解剖這件事，產生極大的抗拒。

二十七. 物理和化學實驗

物理課和化學課都有小小的實驗，且都是由老師自己示範，我們學生只要坐在下面看，沒有報告也沒有心得。記得化學實驗是怎麼把碘，分離出來，細節實在記不清楚，只記得結晶碘和鹽差不多，白白的顆粒黏在一起，我走上去用手拿一些，放在舌頭上嚐嚐，沒想到被朱老師立即警告，趕快吐出來！物理課的實驗是磨擦產生靜電，由帶正電荷的鋼球，和帶負電荷的球一撞，產生火花和巨響，比魔術更加神奇與震撼，這實驗比解剖青蛙有意思！

二十八. 軍訓與打靶

反攻大陸仍然是政府當時的口號，再加上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雙方打得沒有高下，危機意識充斥在整個社會，加強年青學生的軍事訓練成為當時的重要政策，當年的高中生一概加入青年反共救國團，穿著的卡其衣褲和大盤形帽，已經是半個丘八的模樣，每個星期還要上一節軍訓課，學習阿兵哥的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齊步走。最重要的還要學習使用步槍、實彈射擊，就是打靶。

打靶對年輕學生來說，有血脈賁張的興奮與好奇，也引喻著已長大成人，課堂上講解射擊姿勢和瞄準方法，閉左眼，貼腮，看來都很容易，只要眼睛、準星點和目標排在一個直線，一扣板機就中鵠的。靶場在三張犁，學校停課半天，中午後大夥就騎車，踩了半個鐘頭，繞了半個台北市來到靶場，附近有個小山丘，前面的空地就開闢成靶場，大約五十公尺寬、一百公尺長，靠山近的地方，豎立了十多個紙做的、用木材架著、黑色大靶心和圍著靶心的幾個圈，靶心前面有一條壕溝，裡面有觀察員在驗靶和回報成績，用的是臨時架的有線電話。

不記得要打幾發，只記得旁邊有個阿兵哥，指導我們，一閉左眼，前面十幾個靶，都在五六十公尺之遠，不曉得那個是我該打的？待三點成一線，緊扣板機，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同時前胸彷彿挨了一記悶棍，疼痛不已，這就我第一次打靶的經驗，以後就記得先塞個棉花，再把槍托緊壓在胸前。至於打了幾分，那並不重要了。

二十九. 歐陽來了

青少年的活動，在校外有少年組管理，他們每天在市區巡邏，遇到有滋事學生，則抓到少年組去，大多沒有好下場，大家是聞風喪膽。校園內則是由軍訓教官負責，上至頭髮太長，褲管太寬，下至打架吵鬧之事，都是他們的業務。建中有四位教官，領頭的是歐陽斌教官，瘦瘦高高的，講話帶有一點家鄉口音，但還容易聽懂，他們除上軍訓課外，就是到處走走看看，同學們看到他們都趕快望風而逃，深怕被抓到小辮子，同時也會通報警告其他同學，喊聲“歐陽來了”。

有一次我在走廊打球，他來得太突然，只聽到他自己大聲一喊“歐陽來了”，還來不及辨別從那個方向，便人球俱獲了！下場就是球被沒收，雖然很氣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球是同學的，待學期結束時，我就斗膽找到歐陽教官，抱著萬一的希望，想把球要回來，在教職員休息室，他指著牆角邊邊，一個大木框說“自己去拿”，好傢伙！裡面有十幾個球，我選了比較新的兩個，一個還給同學，一個留著下學期、再被他沒收回去。同樣的事，我在附中時也做過一次，算是慣犯了。

三十. 新教官

新來的李偉純教官，帶我們的軍訓課，新來的嘛，總是喜歡表現得和同學打成一片，上課時的講解也比較接地氣，例如在炎陽下立正站著，額頭汗水不用去擦，汗水不會流入眼睛，你的眉毛會把它引到眼睛外面，他忘了說眉毛一癢該怎麼辦？他也喜歡下課後和同學聊天，不久後就聽說花國棟和周中和同學，到他寢室一起打麻將的事，覺得不可能的真的：和老師打麻將？真是盤古開天！周中和比較新派，平時最常聽到他說的就是看電影，特別是西洋片，上映的片子如數家珍，程度已經到了可以看出分辨演技的部分，但是追問到和教官打麻將的事，他也沒有肯定明說，只要求大家不要再問下去。

三十一. 青春年華

高中這段期間，正值青春發育期，精力旺盛，對異性充滿了好奇和好感，苦於是男校，加上家裡和學校管得嚴厲，又再是課業繁多，沒有心思注意這一方面。雖是如此，班上總會有一些激進份子，找些事做。班上的倪中明，個子高高的，斯文有加，不曉得那位同學，百般打聽到他有個同班級的姐姐，在北一女唸書，北一女離建中大約不到兩公里，中間隔著植物園，走路十幾分鐘可

到，又打聽到她們在校慶日那天對外開放，於是在十二月的某一天，大夥就騎車去一探究竟。那天的心情是緊張的，在她們的校園裡，看到很多穿綠色上衣、黑色裙子的女孩子，梳一樣的妹妹頭，加上一幅眼鏡，長的一模一樣，分不出誰是誰。在倪中明姐姐的教室裡，看到和我們一樣的作業簿展覽，也沒人理我們，很快就打道回府了。

倒是北一女的是綠上衣，建中的外套是淺暗紅色，巧的是“紅男綠女”，第二天就把這靈感寫了一則校園短文，投到青年戰士報，賺了一則稿費。

三十二. 維持高中聯考的考場秩序

高二的暑假，歐陽教官招募參加維持考場秩序的同學，那年建中是高中聯考的試場之一，只要工作兩天，有三十元進帳。報了名後，集訓個半天，做的事就是把陪考生的親友隔離考場，還要讓他們不要太吵，影響考場秩序，同時幫忙迷途的考生，找到座位。除了第一天有點事做外，其他的時候就站在崗哨的位置，把時間挨過。我第一次感覺到穿著建中的校服，是多麼榮耀，得意和令人羨慕的事！

三十三. 聯考分組

高二升高三那年，為了準備聯考，要依著興趣選組站，聯考分三組：甲組是理工醫科，乙組是文法商科，丙組是生物/農科。高一的時候，突然在李步衢老師的開導下，對中文和作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偶而投個稿，如再被採用，就覺得這就是我要的，將來必可成立“言”之人。可是我的數理成績也不錯，很多成績不如我的都選了甲組，加上雙親和兄長都認為我是甲組可造之才，再加上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落入華人之手的興風作浪，讓我相信、我也可成為立“工”之人，就這樣我就選了甲組。

果然高三的物理課的第一次期考，就讓我塹露頭角，我得了全班只有三個人及格的第二高分。讓我信心滿滿。

三十四. 老一班-新二班

由於分組的關係，我們一班被安排為乙組班，五班為丙組班，其餘八個班級都是甲組。原來的一班被拆散，一半併入二班，一半併入三班，這一拆散，大大地影響以後的凝聚力。我被併入二班，高中的最後一年，面臨這生最重要

的考試，大專聯考，必須火力全開，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認識新的同學，除了幾位比較特殊的，其它的在畢業兩三年後，幾乎沒有印象。

建中的聲名遠播全島，這年來了一些插班生，有從台南趕來的梁維智和從屏東慕名而來的涂秀田。他們都是離開家鄉，獨自來闖盪的年輕人，不是因為搬家必須轉學的。在家鄉，他們都是學霸級的，背井離鄉為的是為了追求再好一點點。

三十五. 橄欖球賽

高三那年，終於看到了生平第一場橄欖球比賽，主要也是替同班同學、也是校隊的德偉麟加油，那年由建中主辦高中聯賽，因為建中是霸主，從來沒有輸過一場球，球員比賽前都要參加集訓，住在風雨操場裡，早晚練球，晚上睡在行軍床上，加上一頂蚊帳，蠻有意思的。球隊裡個個人高馬大，真沒想到建中還有這麼多壯漢，德偉麟身高中等，但體重重人一等，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拿著球，往前面衝，身上掛著一個瘦小的對手，一直拖到底線得分才放下來，勝敗已無懸念。

幾年後，江山代出強隊，不敗之軍終於把冠軍讓出，一代光榮、終於回歸尋常。

三十六. 美國新聞處

高二的那年，原來位在南海路和泉州街交口的台北市議會，變成了美國新聞處，掛上了美國國旗。有天中午，和同學一起去那看看和探險，推了門進出，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就大了膽，樓上樓下跑來跑去，只看到小桌上放著一疊疊印刷精美的小冊子，印象深刻的一本是介紹加州、封面是藍天白雲下的一顆橘子樹，綠葉橙橘，碩實累累，令人垂涎三尺，對美國的第一印象大好。令人印象更好的是，裡面居然有冷氣！而且開的很低，那時候，只有好的電影院才有冷氣，整個學校都在吹自然風，心裡很高興，因為找到了一個可以免費吹冷風的地方，打完球在這裡涼下來，真是妙極了！沒想到這地方只有上班時段開，五點鐘就關門了。

炎熱的天氣下準備聯考，就自然想到這塊妙地，再來闖關的時候，在那上班的中國人告訴我們，沒有可以坐下來讀書寫字的地方，只有幾張沙發可以坐下來看東西，離建中這麼近，不然會擠滿的。

三十七. 自習教室

離聯考日期愈近，花在讀書和自習的時間就愈多，學校為了方便學生自習，就開放了從南海路大門進來、旁邊的三間教室，供同學晚上自習用，開到十點鐘。我一向放學回家後，就在家裡看書自習，最多磨到九點，以為自己夠勤快、夠認真了，去了幾次之後，才發現同學們的拚勁，給了我很大的壓力，我也把我自習的時間延到九點半。殊不知原來這自習教室星期六、日也是開放的！我發現去那裡自習的、不只是要考聯考的同學，有一些還是剛上高一年的新生。而且我還沒有遇到過同班同學，所以想想自己還算是很拚的，在家裡自習也是一樣。

三十八. 補習班

高二那年，市面上出現了兩個補習班，建國和志成，都在台北火車站附近，同學間開始談到有關補習班的事，白天上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那有精神和體力去補習班補習，況且補習班的收費絕不會比學校的學費便宜。但偏偏就有同學，晚上去上課，回來告訴我們，那裡的老師講得真好，一聽就明白。教我們化學課的朱世衡老師，就在建國補習班教，他的口才和學問是一等一的，其他科目想必也是如此。嚮往歸嚮往，現實裡還得自己來。

聯考前一個月，學校把本屆應考學生集中在風雨操場，找了兩位建國補習班的補教名師，來幫我們考前複習，一位當然是朱世衡老師，另一位已記不得了。這件事隨著忙碌緊張的日子，沒放在心上。直到聯考放榜的等二天，看到建國補習班，在報上刊登祝賀補習班的學生，金榜題名的廣告，赫然發現自己的名字也在裡面！才想起有這段因緣，自己已經上了賊船、成了幫兇，為減低損失，補習班發的一百元“獎學金”，趕快拿來補補，我真的補習班的大門、一步都沒有進去過。

三十九. 飲食部

建中的福利社和飲食部，是在靠近風雨操場這邊，飲食部緊鄰教室，像個小餐廳，比較有特色的是有賣包子饅頭，我中午不是帶便當就是回家吃午飯，很少光顧這裡。有一天，本來是要回家吃中飯的，沒想到雷雨大作，電光交織，只好來到飲食部，結果來晚了，東西都賣完了，只能做碗米粉湯，好像只有加了一點味精，確實難以下嚥。另外一次是和邵德文打賭，比賽每一個科目的考試成績，輸的要請客，結果陰差陽錯的讓他破費了，在這裡他請我吃過，

這一生最好吃的包子：高麗菜加鮮蝦，這味道以後再也沒有碰到過。同一個飲食部，做出來的東西，竟有這麼大的兩極差，也是奇葩。

四十. 吊環和游泳池

建中是真的有游泳池的，在靠近泉州街和老師/僑生宿舍這邊，我相信很多建中的同學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用說有游泳課了。我在高二那年，擔任糾察隊員，負責看守那裡的邊門，聽說游泳池那天要換水，我就跟著大夥一起上去看看，我的媽啊！這樣的水還可以游泳？比淡水河的水還污濁，水裡長滿了水草和青苔，還有子子一拱一拱地在動！這游泳池看起來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水泥的結構，只有大約二十五公尺長，有個小小的看台，經年沒有管理、也沒有保養，更沒有使用過。

在風雨操場外面有幾顆高大的樹，上面曾掛著吊環，在我考入建中的前幾年，曾發生過意外，有同學在玩吊環時，整個釘在樹上的吊環架子掉了下來，砸死了下面的學生。所以在入學的第一天，媽媽再三叮嚀，那個地方不要接近，至於正確的位置，沒有人說得清楚。

四十一. 參觀國防醫學院

對於聯考報名時要填寫的志願，實在是一無所知，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就是理工科，既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更不知道理工科系將來是幹什麼的？有沒有出路或前景如何？一般都照著去年錄取的分數高低來決定排序，彷彿一切都交給上天安排，可想辦法安渡一生。而國防醫學院是當時唯一的學校到建中來，介紹給應屆畢業生，一個清晰的職業規劃，為了增加我們的印象，同時安排了一個下午，到國防醫學院參觀。

我、王兆復和倪中明就踩了腳踏車來到水源地，那是離公館不遠，靠近新店溪的校本部，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解剖室，我們三個一進門就被從來沒有聞過的福馬林，燻得想吐出來，一位身穿白袍年輕的醫生負責講解，半開玩笑的說這裡沒有“艷屍”，有的多是槍斃完，無人認領的屍體，說著就指著一具俯臥在解剖台上的屍體，背部在心臟附近還留有彈孔，再把它翻轉過來，順勢拿起已割下來的心臟說，你們的心臟就是這個樣子，這場說教，有點突然激進，我轉過身離開解剖室，吐了出來。我本來對唸醫就興趣不大，這趟走來，更堅定了我不想學醫的決心。他們的感覺大致相同，只是差別在沒有嘔出來。

四十二. 在台大校園

畢業後就順利考上臺大的同班同學屈指可數，有第一名的方平輝、有運氣最好的我，還有王兆復、倪中明、周中和，第二年在校園裡又見到不少熟面孔，有邵德文、高武雄、李清元、林勝雄、蔡俊雄等，因為大家都唸不同的科系，平常上課的時間也不一樣，雖然是高中同學，也不曾大夥聚在一起。難得的一次是台大建中校友會，舉辦的籃球比賽，我們勉強抓了五位報了名，正式比賽只來了四位，最後靠的是曾是附中校隊的陳健一、幫忙打完了比賽，拿了前幾名，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丟臉！

我們一班能有十位同學考上臺大，算是很不錯的成績，當時大專聯考，台大每年只收新生一千多名新生，而台大全部學生只有五千名左右，教育部為了鼓勵中學辦的好，就訂有一種獎勵的方法，就是每所中學的資優生，可以直接保送進入台大，不須要參加聯考。每年直接保送台大的名額，只要算算在台大讀書的建中校友數目，再除以三十，我們那一屆保送台大的約有二十一位，算算台大的建中校友約六、七百人，佔全校總人數約七分之一，也算是我們一班的偉大貢獻。（這個算法是我自己揣摩的，大約接近，不保證正確）。

四十三. 如人飲水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我曾回到台灣在新竹科學園區內的台揚科技公司任職，發展微波技術的產品，有鑑於國內對於微波應用的陌生，要找到年青人來上班都倍感困難，於是決定到國內各個大學做巡迴演講，介紹微波的入門。就這樣我來到大同工學院，在演講廳講完後，來了位一眼還能叫得出名字的陳永宗，他的神情還和在少年時一樣沈穩、不疾不徐。沒有久別重逢的激動，只是隨著他來到他的辦公室，原來他在大同機械系任教，看了海報才來相認，已經很不容易了，同時在他的辦公室見到了李清元，同班的另一位好學生，李清元在大同的電機系任教，算是同行，他也是台大電機系畢業，只比我晚了一年。在建中時，個子瘦高的他，每天騎著腳踏車從士林到學校，天沒亮就要出門，天黑了還沒到家，聽說平時還得做農活，加上個性安靜，和我互動不是很多。我們三人隨便聊聊，很快就散了，從他們那裡知道、高昭義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也沒有其他同學的消息，沒有想續攤，也許吧！正是大家都為事業和家庭拚搏的時刻。

四十四. 級任導師李步衢先生：

之一：打開我中文之門

我們高一、高二的級任導師是李步衢先生，那時不到四十歲，身材矮胖，圓圓的臉和微突的肚子，油光的腦袋，濃濃帶點灰色的眉毛，顯得眼睛炯炯有神，講話中氣十足，只是鄉音很重，開學一個多星期，我一直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回家和哥哥們說到這事，才知道他也曾是大哥的級任導師，大哥說，聽不懂，慢慢來，他只要不打你的頭，你就沒有事了。

李老師教我們國文課，學國文對我而言，一直是個苦差事，初中三年，並沒有培養出對中文的興趣，也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一切都是為了考試嘛。在我逐漸適應的李老師的口音後，我才覺得老師講的課很引起我的興趣，課本上該教的，他都只是一筆帶過，反而在和課文有關的地方，加入了很多典故，評論，詩詞和對聯，每次上課我都會很專心的把它抄下來，再嘗試背下來，我的中文水平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在提升。老師教的有正經的，大部分都忘掉了，有不正經的，反而記得很清楚。例如“凍雨洒窗，東兩點，西三點；切瓜分片，橫七刀，豎八刀”。，例如蘇小妹笑蘇東坡臉長：“去年一滴相思淚，至今仍在面頰邊”，而蘇東坡反譏蘇小妹額頭突出：“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已到門楹前”。例如有女大學生和她的土八路愛人，花前月下談心，女大學生讚嘆月亮美麗，土八路說月亮比不上大餅。女大學生：“嫁得郎君不解情，錯將明月當大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土八路：“娶得娘子太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風月難為衣，饑時一餅值千金”。六十多年來，只有在洛杉磯的劉偉民，聊天時提到過這詩，我還可以記得對答，可見印象之深刻。

為了提升我的中文能力，我開始接觸、並讀背唐詩三百首和宋詞，閱讀四大名著，努力去瞭解書中的意義，大部分的意境都止於背誦，生活體驗大大缺乏，但我還是樂此不疲。

之二：作文的啟承轉合

在初中之前，每有作文真是辛苦，不知道要如何下筆，更不知要如何收尾，作文多是模仿他人之作，言不由己。這兩年經李老師點撥，確定寫作文的次序，知道如何啟，如何承，如何轉，如何合。文章雖然礙於格式，但也無懈可擊，四平八穩，不會失分。練習幾次後、信心大增，從此作文不再是可怕的夢魘。

之三：絳帳語屑

那時青年戰士報剛成立，報紙中有一個專欄，取名“絳帳語屑”，報導中學校園裡發生有趣的事情，由學生投稿異寫，每天登有五、六則小故事，最後屬名異稿者的學校和名字，那時候怕學校知道了找麻煩，所以多用筆名。於是我開始把李老師在課堂上講到有趣的事情，用我的感覺寫下來，再以筆名古梅投稿到報社。沒想到第一次投稿就被採用，看著建中古梅的名字印在報紙上，有說不出的高興和得意，飄飄然如入了作家之門。以後我就成了經常的投稿者，每個月都會登個四、五則，更令我更高興的是，每一則小故事，還可以領到七塊錢的稿費，為了領稿費，每個月都要騎一趟車、從建中到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報社蓋章領取，但心中是喜悅的。

之四：建中青年

就在高一下時候，我嘗試寫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說，投到校刊“建中青年”發表，沒想到居然也被採用登了出來，我用的高一一班古梅的筆名，很快地就被同學發現了，高二時就被班上的文藝股長郭正義，推薦進入了建中青年的編輯群。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群體？開過一兩次會後，才知道我們每個人只是代表自己的班級，給“建中青年”找/寫稿子，並給出建議。現在回想起來，由學生編排校刊的目的，無非是讓對文科有興趣的學生有個機會，學習編排的過程。可惜我們都太無知了，主編是位教高三的國文老師，他做了九成以上的事，我們什麼也沒有學到，好在校刊一學期出刊一次，很快就無生無息了。

之五：口頭禪

李老師有兩個口頭禪，當學生不安靜的時候，他會先提高八度：“老子姓李”！然後再降個八度：“名耳”，老子確實姓李名耳，不過被他這個“老子”一叫，大家都會安靜下來，以為有大事發生，然後就悄然沒事了。

另外一個是“去阿比西尼亞”，我一直以為那是非州的一個國名或地名，去那裡幹啥？後來聽多了，猜大概是比“去死吧”、文明一點的說法，例如說有一次操場吹起了狂風沙，頓時教室裡亂作一團，正在講臺上的他會很不高興的說：“去阿比西尼亞”。

之六：何日君再來

那時政府正在禁唱一些流行歌曲，多半是一些穿鑿附會，子虛烏有的在雞蛋挑骨頭的事，例如“保衛大臺灣”聽起來像“包圍打台灣”，所以禁唱，例如“綠島小夜曲”的歌詞中：“這綠島像一條船……”影射台灣不穩定，像大海中的一條船，隨時會被翻覆，所以要禁，又例如“何日君再來”裡：“今朝離別後，何日君再來……”的這個君，是盼望紅軍來？還是皇軍再來？絕對要禁唱。

李老師在大陸時，一定知道這首歌，聽說被禁了，覺得很奇怪，一天快要下課的時候，忽然聽到他唱到這兩句：“今朝離別後，何日君再來”，轉而兩手一攤，繼續唱道：“我身邊沒有錢，你叫我怎麼來？”音調連接還算通暢，只是突兀得怪怪的，特別是他胖胖的身體加上兩掌朝天的動作，印象深刻。

之七：一手好字

李老師黑板上寫的字、又大又好看，尤其是在每個字的最後幾筆，更是勁力全開。有一次校長巡視課堂、到我們的教室時，他本來正在用鄉音在講解課文，突然他轉身向黑板，寫了兩句課文，及時在校長面前，展現他寫字的功力，同時也贏得校長的認可。

那時我們作文是要在課堂上，磨墨用毛筆寫的，他會很有耐心地教導我們，從永字八法寫起，可惜時代的巨輪，讓毛筆很快地被鋼筆取代了。

之八：滕王閣序

印象最深刻的課文講解，應該是講王勃作的滕王閣序，李老師說序文寫到前半段時，沒有什麼驚奇，眾人皆以平常心看待，等到“孤鶩與碧霞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來，眾人震驚，曠世名句，終於出世。我可以看到李老師眼中的淚水，和感動的神情。我也是第一次被書中的詩句打動，也第一次見識到詩辭的震撼力。

另一首李老師常常提到的古詩是：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他總是最後用他特有的鄉音，加上一句：彈吉他！他這種天馬行空、不中不西的教法，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讓做學生的我們，牢記在心。

之九：尚稱努力還是尚知努力

每次月考或學期結束時都會有一份成績單，除了每科分數外，還有老師對學生的評語和總結。李老師給學生的評語只有兩種：“尚稱努力”是給每一科都及

格的同學；只要有一科有紅字，評語就變成“尚知努力”。他的解釋是，你如果已經努力了，而且都及格了，所以你是知道努力是有用的。但當你已經努力了，還會有一、兩科不及格，顯然是知道要努力，但是仍然做不到，所以應該鼓勵，繼續努力。假如你有努力，但仍達不到學校的標準，我也救不了你，或者你根本沒有努力，那就去阿比西尼亞吧！

之十：阿里山

春假和秋假都是做學生最期待的日子，一是放假不用上課，二還可以結伴去玩。去玩的地方是在班會上，大家開會投票決定的，在李老師擔任級任導師的兩年，我們都被他決定去阿里山。第一次他說的理由是，附近郊遊的地方，一兩天來回的，平常你們就可以自己去玩，秋假要走的遠一點才有意思，孩子們，眼光要看遠一點！當年要去阿里山玩，可不是一般家長負擔得起的，最後清點報名人數時，才發現並沒有一個同學要去，郊遊就無疾而終。第二學期的春假郊遊，又被決定去阿里山，不過這次大家心中都知道，大概是怎樣回事，只得表面上默默地接受，但在私底下我們有不同的安排。

之十一：喜穫麟兒

沒有聽說李老師結婚的消息，但在高二下時聽說老師有了兒子，於是一夥同學在放學後，到老師住的宿舍，在木造樓的後面，去探個究竟。只見李老師抱著一個一歲多一點的男孩，逗著說話，慈祥的不得了，我們這些小男生，不會講話也不會逗小孩，傻傻地站著，只聽到背後的謝斌堯說：老師，這小孩我看不像你，倒很像我！老師狠狠的瞪他一眼：去你的阿比西尼亞。雖然沒大沒小，但也表現出師生之間，沒有代溝的一面，這也是我們喜歡他的原因之一。

之十二：發音錯誤

有一次上課，他被英文裡的淚水（tear 唸tir）和撕掉（也是tear,但唸ter）的發音搞混了，一急起來，就說美國人的發音是tir，英國人的發音是ter，在座位上的阿穆、穆椿榮馬立接下去：法國人的發音是tor。引得一陣轟堂。這次沒有提到阿比西尼亞了，好像只輕聲罵了句：死小鬼！

之十三：畢業後的聚餐

大一的舊曆新年前，我們一班的同學辦同學會聚餐，同時也去邀請李老師，李老師欣然同意，但也要我們同時邀請賀校長，邀約校長的困難度增加很多，最後幾經波折，總算圓滿順利，聚會中，李老師不斷介紹同學給校長，會後還拍了一張全體照，以資記念，這是最後一次見到李老師。



畢業後的聚餐

四十五. 戰友：邵德文

之一：初識

邵德文坐在我前面，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同學，他初中唸的是建中，學校對他是再熟悉不過，他長的十分秀氣，大大的眼睛和白晰的肌膚，如果是女生，一定是個美女。我記得第一次他來我家玩，我媽媽一看到他，直呼沒有見過這麼俊的孩子，如果有女兒，一定要嫁給他！他的個性是典型恭良溫儉讓型的，從來沒有看他發過脾氣。剛認識不久，有一天下課，我把他的盤型帽藏了起來，之後我自己也忘了藏在那裡？一直到放了學後才想起來，我想這下不打下架、也得被罵上一頓，可是他只是淡淡的說，下次不要這樣了！他家在三重市的重新路上，過了中興橋右轉一直走的不遠處，靠左邊的二層樓房子，住家兼工廠，工廠是他母親開的，他母親也姓何，算是本家，高二那

年因病去逝，在病危的時候，我正好騎車去找他，當他告訴我情況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只默默地離去。

他在家裡的樓梯間，養了一隻寵物兔子，白色的毛和紅色的眼睛，滿階的紅蘿蔔和青菜，黑色一粒一粒的排泄物，就是那時我的印象了。

之二：成績比賽

我的學習成績一般，屬於中等，只要花心思多玩一點，成績準下降，成績單有紅色的也不足為奇，邵德文的成績比我好些，特別的是他很注重自己的功課，安安靜靜的努力的學習，有一次小考，我的英文和化學都拿了紅字，他提議要不要在期中考時，來個比賽，共有七科，每輸一科就要請客一次。這種比賽很新鮮，從來沒有想過，約好之後，我們都火力全開，埋頭苦讀了一個月，果然我們的成績都有進步，只是每一科我都進步的比他多，七科完勝，也連續光顧了七次福利社。可惜我們的讀書的比賽，沒能繼續下去，要不然我們的前程不僅如此。

之三：他家的別墅





高三上要開學前，他邀請我和另外兩位好朋友，王兆復和邱泰真到他們家的“別墅”玩，所謂“別墅”、就是他們在鄉下的小房子，本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用作躲避美軍轟炸台灣時的避彈所，現在不用了，就請個人看守。“別墅”位在烏來山區，詳細在那裡，他也說不清楚，那一天，我們乘坐公路局的班車，來到了烏來水庫/發電站，下了車，轉進一條產業道路，走了快兩個小時才走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水庫，聽到萬馬奔騰的洶洪聲，走進產業道路，聲音就變的很小。這也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台灣鄉間的風光，這是塊丘陵地，有一條小溪從中間流過，溪水流的很慢，溪床時深時淺，溪面時寬時窄，溪水是清澈的，道路是沿著溪蓋的，沿途沒有幾戶人家，其中有一戶把溪水引進一個小池塘，養起鱒魚，也親眼看到水蛇在池塘裡追食小魚。到了別墅、才知道看守的人不在家，於是我們三個不曾做過飯的青年才俊，開始忙了起來，我有野地烤蕃薯的經驗，就去房子旁邊的蕃薯田挖蕃薯，他們就把帶來的米和罐頭

，升火為炊，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看守的人在天黑前回來了，這真是救星！那一晚、罐頭、白米飯加蕃薯葉的燭光晚餐，令人回味難忘。

第二天，我們就穿著內褲在溪裡玩水，做竹籠補螃蟹，沙地裡挖蚌蛤，烤蕃薯，玩得不亦樂乎，這是在準備聯考前，玩得最盡興的一次。第三天回程時，還沒有忘記把屋後，那顆柚子樹上結滿的柚子，用繩子串起、帶了回來。



之四：一起溫書

緊張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大專聯考發榜，我很幸運地考上臺大土木工程系，他則考上了台北工專，是三年專科制的，不久就聽說他辦理了休學，準備複讀、來年再考。就在考前半個月，我接到他的來信，問我能不能陪他一起溫習科目？於是在考前的每一天，我都會在下午騎著腳踏車到他家，和他一起溫書，直到晚飯前才回家。記憶最深刻的是有

一天，颱風過境，風雨交加，我逆風踩了一個小時才跨過中興大橋，回程的時候順風，只花了我不到五分鐘，而且還不用踩踏板，愜意之極。

皇天不負苦讀人，這次他考上了臺大農業工程學系，變成了我的學弟，雖然我們不同院系，但是我們都參加了台大登山社，在王兆復社長的領導下，我們也都成為幹部，接觸的機會也算頻繁，私下裡我們沒有在一起唱歌、飲酒作樂，但也互相關心彼此的生活，這也算是那個時代的學生生活吧！

之五：拜拜記

陰歷五月十三日是“天公生”，是三重埔居民舉行拜拜的日子，所謂拜拜就是在區域內的各家各戶，在這一天祭拜天公，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吃吃喝喝，主人準備好吃不完的菜餚，熱情勸食，表示誠意，客人則儘情拚桌吃喝，乾杯來、乾杯去的敬酒也表示誠意，吃完一家再轉下一家，表示人緣極佳，民間的財富在這個日子裡，表現無遺。我是他唯一受邀的同學，也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吃拜拜的經驗。我們坐在大圓桌的一角，桌上堆滿了大盤小盤的食物，雞鴨魚肉、應有盡有，中間夾著酒瓶和汽水瓶，流水席嘛，不斷有人客入席和離席，熙熙攘攘，十分熱鬧。我是從小不吃肉的，因為我不喜歡軟軟的肉，不知道到底熟了沒有？也不喜歡那種軟綿綿的組織，特別是筋和肥肉，剩下的選擇只有蛋、煮很熟的海鮮了，那頓拜拜吃得最過癮的是滷蛋和炒米粉，還有平時難得喝到的黑松汽水。邵德文對於我把肉從炒米粉中挑出來沒吃，沒有注意到，我也沒有解釋。

過了不久，來了位年紀和我們相仿的年輕人，半紅的臉拿起酒杯向我敬酒、還要乾杯，口頭說著不乾就是看不起他，我趕快拿起汽水回敬，沒想到他堅持一定要用酒乾，喝了才是兄弟！我是滴酒不飲的，拉扯半天，差點動起手起來，最後還是邵德文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他才停止拉扯，“剛才多有失敬，小弟就此告別，後會有期”，事後方知邵德文告訴他：“他是臺大學生，文曲星下凡，和天公是天上的朋友，真的是不會喝酒，不是看不起兄弟”，才沒釀出事來。

之六：吃鵝肉送行

我出國前，他單獨請我吃飯送行，要點的主菜是當時正夯的白切鵝肉，我只聞其名，沒見過是什麼樣子，等到一大盤鵝肉端上桌，正是我不喜歡吃的那種，我只好硬著頭皮，只吃了一兩塊，我知道他一定很高興，覺得我沒有給他面子，我也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把我的寡人之疾，跟他講清楚，就這樣尷尬

地把一幅好牌，打成爛牌，一番好意變成心結，這一切只能怪我，沒能及時表達自己，事後也沒有解釋，最後成為人生的憾事之一！

之七：餘音

他曾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唸研究所，也曾在我的婚禮上，給過我祝福，之後就一直沒有聯繫，直到在一九八六年，我回到台灣，加入科學園區的台揚科技公司的領導團隊，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工程師，和一位代理在會客室在討論產品，這位代理看來面熟，想了一下，這不就是邵德文的弟弟邵德敬！趕緊要了他哥哥的電話，聯絡週末見個面。

我們終於見了面，互相瞭解彼此在別後，成家立業的心路歷程和近況，短短的相聚、匆忙的留下以後聯絡的電話和地址，卻忘了訂下再相聚的時間，也許彼此都是在為事業、家庭打拼的年紀，這一別就是三十多年。

四十六. 戰友：王兆復

之一：物以類聚

高一上剛開學的時候，他的個子比我還要矮，所以座位在第一排中間的位置，不到半年，他已經抽長快到一八零公分，幾乎讓坐在他背後的同學，看不到黑板。他長像的和我有些像，瘦瘦的身軀、三角形的臉，短短的平頭，有一陣子、好些同學都會把我們認錯，直到他高人一等之後。同學們玩在一起久了，我慢慢覺得和他蠻投緣的，我們都算是恭良溫儉讓那種個性，敢於冒險，又反應頂快，大聰明沒有，小聰明頂多，只是他的包容心比我強，格局大，在唸台大時，就領導登山社從二、三十人的社團，變二、三百人的團體，每個星期都有活動，是當時全校最夯的社團，他也是校園中的名人。

之二：怎麼回事？

有一次上課寫作文，那時作文要用毛筆寫，上課還得帶墨和硯臺，用水磨墨成墨汁、再用毛筆沾著寫在本子上。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只聽到李老師在王兆復座位附近、起了騷動，好像是老師在說他那裡沒有做對，說的比較重些，讓他覺得很沒有面子，他就拿起毛筆，摔了幾下，頓時黑色墨汁四處飛濺，附近同學和老師的衣褲，立刻黑點斑斑，同學穿的是黃色卡其服，沒有那麼

明顯，老師穿的是白色襯衫，特別顯著，只看他一言不發地匆忙離開教室，快步朝著宿舍的方向走去，大夥立刻安靜下來，不曉得下一步要發生什麼事？過了二十分鐘，老師換了件衣服回到教室，沒有苛責，只說墨水不是好玩的東西，不容易洗掉，你們要洗掉自己衣服上的黑點，可以馬上去洗，以後不要拿墨水當玩具！預期的一場暴風雨，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多少對老師都會有不好意思的感覺。

之三：被趕出教室

和大多數年青人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都盼望被同學認同和支持，年輕人所謂的講義氣。我很幸運地能遇到王兆復和邵德文，他們的支持與陪伴，讓我感覺到友誼對年輕人的重要。

王兆復是比較主動的，有一次上數學課，我和鄰桌的同學起了爭執，嘀咕嘀咕的聲音引起老師的注意，他回頭警告我們要安靜，爭執沒完怎能安靜下來？繼續的聲音讓老師極為不悅：不想上課就出去！出去就出去，不曉得我那裡來的脾氣，就逕自走出教室門，才跨出門，就覺得身後跟著一個人，正是王兆復，你來幹什麼？陪陪你！消個氣，就這樣我們來到教室外。

別看偌大的校園，早上的上課時間、教室外面，真是一個人都沒有！感覺好奇怪，心中後悔剛才的衝動，更怕遇到校長或歐陽教官的巡邏，只好躲在福利社裡、撐到下課，有朋友相挺，心中早已沒有氣了。

之四：川娃兒

王兆復是道地的四川人，不像我是台灣的四川人，我是因為住在眷村，四川話能聽能說，土話也知道一些，每次見到他雙親，還能哈拉兩句，倍感親切。他家住在中和鄉的偏遠地方，已經很靠近圓通寺，台北市的公共汽車到只到中和鄉，再下去就只有公路局的班車了。每次去找他、都要騎上半小時的腳踏車，因為是鄉間，都是稻田，不會覺得很遠。印象最深刻的是，小院落裡住著十多戶人家，房子的磚頭內牆都有一呎厚，冬暖夏涼，房子外面的空地都種了菜蔬，都是大陸撤退來的，架勢和氣氛和眷村大大不同。

有兩件事得順便一提的是：他的母親曾經當選過全省的模範母親，還有他的姊姊曾經是大專聯考的狀元。

之五：四川涼麵

四川人喜歡吃辣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中午，他帶了很多涼麵到學校和大家分享，麵條沒有辣味，但就是這麼好吃，淡淡的香味和爽口的味道，很快就被搶完了。這味道以後都不曾再遇到過，在台大的時候，我也問過他，他說記不得了，我們曾在台大正門的巷子裡，找到一家專做四川擔擔麵的小攤，每天中午只做兩百碗，一碗三塊錢，賣完就收攤，我們試了一下，味道除了辣的不得了外，風味也很不錯，只是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口味這東西很邪門，要想重新找到同一樣的味道，真是這麼困難！

之六：素描中的少女

他有沒有繪畫的天份，他沒有展示，我也沒有發現，不過有一天他給我看一張他畫的黑白素描，這張素描畫的是一個古典型的東方美少女，瀏海加上兩個辮子，瓜子臉再配上微隆的鼻樑，稍微大一點的眼睛和幾筆長捷毛，純潔與靈氣的靜態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後就再也沒有看過他畫過任何東西，可能是封筆了吧！

之七：台大相隨

他在高三分組時，選擇了丙組，同年也考上了台大心理系，在台大時、他算是風雲人物，登山社被他辦的風風火火，雖然我們不同系，但課外活動倒是經常來往，這是後話。

四十七. 戰友：涂秀田

之一：離鄉求學

涂秀田是高三轉來的插班生，來自屏東的客家孩子，隻身慕名名校風範，來到建中希望最後一年，能給他打足氣，一舉上榜。他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和房東打伙，三餐有著落，只要專心您耕我讀。我們的班被拆掉重組後，多了很多新同學，他雖是新來的，但也看不出來，因為我們的個子差不多，很快地就混在一起了。他的身體十分健碩，肌肉結實，十足農家子弟的鍛練，脾氣好、很容易相處。

他一來台北，就愛上了補習班，他告訴我們，補習班的老師真的很厲害，他從來沒有遇過學問這麼大的老師，把困難的課題講解的這麼簡單，所以每天下完課，吃完飯後就去補習班，再上幾節課，有時講得沒有去過補習班的我們，

惶惶不可終日。小考一兩次後，發現他並沒有進步神速，反而平平，於是就勸他少去補習班，多點自修溫習。忙碌中也不清楚他有沒有聽進去，只知道聯考沒有考好，第二年他捲土重來，一舉考上高雄醫學院的牙醫系。

第一次接觸到為了前程，隻身在外奮鬥的人，有一些好奇，他是家中獨子，背負著全家的希望，特別是客家人對男孩有較高的期望，竭盡所能給予栽培，這麼年輕就往外漂泊，想起來還是怕怕的，同時也佩服他的勇氣和獨立。

之二：再次相見

我在大崗山當預官的時候，曾到高雄找過他，那年他唸大四，除了比較成熟一些之外，言談之間對哲學有了興趣，記得他說，男女之間，所有相互動作都有性的曖昧，我比他在思想上簡單純潔一點，不能苟同這句話，但也想不出反駁他的理由，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等的公車到了，當車掌小姐收了票，撕了一半，再還給我們另一半的時候，我問他：剛剛有沒有快感？他旁若無人，但還是有點羞澀地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我一直記得到現在。

四十八．後記

這三年過的很匆忙，也學會在匆忙中，沒忘了和同學們的互動，也感謝他們的陪伴和鼓勵，讓青春沒有留白，更感謝師長們的教導，特別是李步衢老師的啟蒙，影響了我的一生。

人總是要成長的，接受不同的挑戰，快走完這一生，才知道這段匆忙三年的高中生涯，在一生中，也算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寫完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一日）